

观点扫描



追责不是目的,而是手段。通过追责,才能让更多家长明白,公共空间的规则不是摆设,展品不是玩具,监护人的责任不是空话。

父亲带娃玩闹致博物馆标本受损,追责胜于谴责

“强烈谴责!”

这是8月29日晚“国家动物博物馆”微信公众号一篇推文的题目,愤怒情绪几乎溢出屏幕。

馆方在文中称,8月28日,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: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,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前玩闹,不断用手抓、用脚踢标本。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,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,递给孩子,跟着一起玩闹。其间,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受损。对此,馆方强烈谴责并保留追责权利。

一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珍贵标本,一段凝结了科研人员辛苦付出的研究记忆,被如此轻慢地对待,任何有敬畏之心的人都会痛心。幸好事发后在场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,才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。

类似事件并非孤例。近年来博物馆、科技馆中孩子攀爬展台、触摸标本的新闻屡见不鲜。每个“熊孩子”的背后,几乎都站着一个默许甚至参与的“熊家长”。家长不立规矩,孩子便不知敬畏。

博物馆里“禁止触摸”四个字,之所以在一些人眼里形同虚设,恰恰因为长期以来不守规矩的成本太低。规则一旦失去惩罚作为后盾,就只剩下一句呼吁,而呼吁对无视呼吁的人毫无约束力。

标本受损不是抽象的道德议题,而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。本次事件中,受损标本是真实存在、具有科研价值和修复成本的濒危动物实体,而不是塑料模型。修复费用、价值贬损、修复人工,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专业评估得出具体数字。

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,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,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。随行父亲不仅没有制止,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递给孩子,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,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侵权色彩。

标本不会开口抗议,但法律的牙齿可以替它说话。馆方明确保留追责权利,接下来应让追责从声明变成行动,让当事人行为付出应有代价。孩子可以不懂事,但大人不能不懂事。

因此,启动追责,不是小题大做,而是对规则尊严的正当维护。让监护人掏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,比任何苦口婆心都更能让人记住“禁止触摸”四个字的含义。底线被试探一次,就要用明确的后果回应一次,规则才不会沦为墙上的装饰。

说到底,追责不是目的,而是手段。通过追责,才能让更多家长明白,公共空间的规则不是摆设,展品不是玩具,监护人的责任不是空话。

陈广江 来源:新京报



与其质疑邓紫棋凭什么,不如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是她?至于得不得奖,相信最终要靠作品质量说话的。

邓紫棋入围银河奖,不必惊讶

8月31日,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各奖项入围名单公布,知名歌星邓紫棋凭借《启示录》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。消息炸开了锅,有人鼓掌叫好,也不乏质疑之声。

银河奖办了三十多届,一直被视作科幻迷的自留地。现在突然闯进个流行歌手,好比一场安静的派对,突然被扩音器震醒。在一些人的认知中,歌手就该待在舞台上,一旦跨界,首先就要怀疑TA是不是玩票。可跨界成事的向来不少,凭什么拿话筒的就写不了文字?平时总说科幻要走向大众,可大众真的来了,却又下意识地盘问“你够不够格”。这种视流量与专业对立的思维,实则暴露了评价维度的狭隘。

《启示录》能走到这一步,绝非只靠粉丝“用爱发电”。298元的精装版预售卖出20万册,还拿了刀锋图书奖年度科幻。市场与专业机构的双重认可,说明它至少不是一本注水的明星作品。更关键的是,小说探讨虚拟与现实自我与爱的本质,切中的正是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困境。

如今AI已成生活日常,科幻若只沉迷于技术奇观的堆砌,反而会离大众越来越远。《启示录》用情感切入

科技伦理,反而提供了一种软着陆的可能。

人们争论该不该入围,实际上是在争论科幻的边界在哪里。但科幻不是闭门造车的理工科习作,它的内核永远是对未来的想象与思索。据公开报道,邓紫棋对宇宙、量子力学、暗物质的兴趣早在中学时代就已萌芽,近三年为了写好小说,搞清楚一些概念,还专门去请教中科院顾问。或许这种笨拙的初体验,反倒能写出老科幻迷们意料之外的新东西。

有人担忧,流量会消解奖项的专业性,这份顾虑并非多余。可若把“专业”筑成隔绝新人的高墙,何尝不是一种固步自封,这才是科幻发展潜藏的最大危机。奖项除了表彰优秀,还肩负挖掘新生创作力量的使命。若是纯粹血统论占上风,中国科幻便只会反复回味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带来的荣光,很难孕育更多元的创新可能性。

《启示录》的入围,最大价值不是邓紫棋赢了,而是科幻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度,它把银河奖从科幻圈的议题变成了社会议题。与其质疑邓紫棋凭什么,不如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是她?至于得不得奖,相信最终要靠作品质量说话的。

陈江 来源:浙江日报



红眼航班、夜间高铁越来越常见,跨城旅行经常在深夜抵达。“24小时退房制”的吸引力,恰恰来自它对这些细微不便的回应。

酒店退房时间不妨多点弹性

凌晨到酒店,睡几个小时中午就要收拾退房;晚上才安排返程,白天只能寄存行李,在外辗转消磨时间……外出住酒店,这样的尴尬经常出现。为解决此类问题,一些酒店开始试行“24小时退房制”,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刻起算,可住满24小时再离店。消费者直呼“终于不用赶着退房了”。“中午12点退房”这一行业惯例,被放到消费体验的视角上重新审视。

消费者为此点赞的同时,不少酒店经营者则表示担忧。中午集中退房模式方便保洁集中打扫,前台能够及时更新房态,酒店也能在下午迎接下一批住客。如果退房时间散布在一天中的各个时段,排班、清洁等工作都要重新安排。有些房间还可能错过当天的销售时段,而客房能否顺利周转,直接关系到经营收入。

酒店从业者的顾虑确有现实基础,但不代表服务不能随需求变化。旅客的出行节奏日趋多样,红眼航班、夜间高铁越来越常见,商务出差、跨城旅行经常在深夜抵达。“24小时退房制”的吸引力,恰恰来自它对

这些细微不便的回应。

酒店也能够从新的退房模式中找到机会。机场、高铁站周边门店的客人本就经常深夜到达,弹性退房更容易形成服务特色;在淡季空房较多时,与其让客房闲置,不如用更灵活的时间安排吸引客源。服务多一点弹性,既能积累口碑,也能帮助酒店摆脱单纯依靠降价争抢客源的竞争方式。

“24小时退房制”想要长久推行,需要在消费者感受与酒店经营之间找到平衡。酒店可根据地段、客群和入住率作出选择:有条件的拿出部分房间试行,淡季适当放宽退房时间;周转压力较大的门店,可提供下午2点、下午4点退房或按小时延住等方案。预订平台也应清晰列明适用房型、价格和退房规则,让消费者在下单时就能了解清楚。少一些僵硬的惯例,多一些因人而异的选择,旅客旅程会更从容,酒店也能在精细服务中培育新的竞争力。

刘沛恺 来源:经济日报